



1712.45
132

格兰杰三世

〔美〕理查·马丁·斯特恩

徐 新 译 沈 宗 美 校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能源危机为背景，以农场继承人汤姆与石油大王J·R之间的搏斗为主线，塑造了几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场景集中、构思新颖、情节曲折、惊险动人。

本书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相随，充分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复杂的人性和多变的世态，对我们认识“真正的美国”是有益的。

格 兰 杰 三 世

〔美〕理查·马丁·斯特恩

徐 新 译 沈宗美 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承德群众报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 1/4印张 107,000字 印数：53,051—87,450

1982年7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2

定价：0.42元

主要人物表

- 汤姆·格兰杰 本书男主角，北方农场的继承人。
- 塔利·格兰杰 汤姆的曾祖父，北方农场的创始人。人称“格兰杰一世”。
- 马特·格兰杰 汤姆的祖父，北方农场的守业人。人称“格兰杰二世”。
- 比尔·格兰杰 汤姆的父亲，死于一次海难。
- 威尔·格兰杰 汤姆的哥哥。一个浪荡的人。为了金钱，企图杀害胞弟汤姆。最后翻车身亡。
- 蒂什 本书女主角。马特后妻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马特为了能让汤姆与她结婚，没有将她收为养女。最后与汤姆结成良缘。
- 休 威尔的妻子。人称“甜蜜的”休。
- 塞思·波特 州律师事务所所长，马特的遗嘱执行人。
- 韦恩·卡特 原子物理学家。长谷原子能发电站工程负责人。
- 马狄·罗梅罗 汤姆的朋友。州警官、侦探。
- J·R·本逊 某石油公司老板，拥有大量煤矿资源的百万富翁。为了找到劣质煤的销路，不惜以造谣、收买、暗杀等手段，妄图搞垮北方农场，破坏原子能发电站的建设。
- 法利·韦尔斯 J·R·本逊的走卒。
- 萨姆·沃尔多 州议员。在法利的收买下，提出了“购买

- 北方农场”的议案，并在议员中进行贿赂活动。
- 蒂托·艾拜塔 汤姆少年时的朋友，县司法长官。为了贪财，在J·R·手下人的收买下，积极参与偷北方农场牛的事件，是两起枪杀案和一次未遂枪杀案的凶手。最后，终于落入法网。
- 克莱德·伯利 北方农场管家。
- 凯利·加西亚 格兰杰家族经营《号角报》的编辑。
- 乔斯·瓦尔德斯 北方农场守门人。
- 本尼·巴卡 州警察。
- 佩特·巴卡 本尼的弟弟，长谷原子能发电站门卫。
- 康修洛 格兰杰家的女佣。

楔子

一架4X瞄准具的十字助瞄器跟踪着草地上一个人。而这个人根本就没意识到死神即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摆弄着左手里的地图和右手里的打开的指南针。他背上背着一只铝边框的背包，一架双筒望远镜系挎在肩带上。他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这个人连枪声都没听到就猝然倒毙。秒速三千英尺的子弹要比音速快得多。枪击的回声瞬息间便消失了，只有一只被枪声惊起的老鹰，鼓翅飞进了山谷。死者面部朝下，两臂张开，地图和指南针就跌落在他的手边。

当天夜里下了场早雪，雪被风吹积在草场栅栏的周围，一大堆，一大堆的。到了第二天中午，连死者身上的绿色背包也被雪遮盖得不露痕迹了。

—

北方农场①位于新墨西哥境内，它拥有四十九万六千英亩方山、浩瀚的沙漠、平原、峡谷和山包，方圆达七百七十五平方英里。一位名叫老塔利·格兰杰（有时人们也称他格兰杰一世）的人，开拓了这一份庞大的地产，并小心守业，不让任何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或英裔人染指他的土地。

农场的大部分入口处都筑有坚固的门楼，里边住着他的牧人。在主要入口处的门楼里住着乔斯·瓦尔德斯和他的老伴，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乔斯又名乔，是看管这座门楼的瓦尔德斯家的第三代。大门后面的那支30×30来福枪是塔利·格兰杰在新墨西哥州成立之前赠送给乔的祖父的一件礼物。

农场大楼坐落在门楼内侧一英里处，一面开有枪眼，筑有塔楼、凸窗，既蔚为壮观又森然可怖。此刻，大楼里一片寂静。塔利的儿子，时年八十岁的马特·格兰杰——格兰杰二世，已是风前残烛，奄奄一息。“一息尚存，奋斗不已，”年轻的哈里·沃克医生在楼下客厅里说道。他对着蒂什微笑，仿佛在说：“你的养父是条硬汉子。”

“我去看看他，”蒂什说，“有时他倒是听我的话的。”蒂什身材修长、苗条，生就一对沉着的眼睛，留着一头深栗色的短发。她身着一条褪了色的紧仕裤，一件法兰绒衬衫，脚上穿着一双印第安女式鹿皮靴。她穿过客厅，脚步轻盈地

① 原文系西班牙文：El Rancho del Norte

登上楼梯，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发出。

老人靠在一头垫高的床上。如今他肌肉萎缩，骨瘦如柴，但他那双放在床单上的大手和靠在枕头上宽阔的双肩，说明他以前曾是一条什么样的汉子。他对着蒂什微微地笑了笑，露出了还没有脱落的牙齿。“一定又是那无聊小鬼叫你来的吧。”话语中并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他想用打针来维持我的生命。算了吧，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行事。”

姑娘苦笑了一下，几乎要哭出来。“你不是从来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吗？”

老人的脸色变得温柔起来。“我脾气不好，亲爱的，”他说道。“多少年来我一直如此，现在已没法改变了，甚至对你也是这样。”

“我不是要你改。”蒂什深深地吸了口气，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汤姆从芝加哥打来电话说，有一架包机在阿布奎基等他飞回来。”

老人微微地点了点头。“来，吻我一下。吻过后就走开吧，我想睡了。”

蒂什站在床前弯下身去。老人没有刮脸，雪白的须茬又短又硬。她轻轻地吻了吻他。“我想呆在这儿。”

“不，用不着！”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有力起来。“一个新生命来到人间时得有两个人；但是，当一个人要离开人间时，就让他独自一个人走吧。”

蒂什慢慢地走出房间，到了门口，又回过头去看看，老人抬了抬手，示意她离去，并表示诀别。

※

※

※

一架包机从阿布奎基起飞，向偏东的北方飞去。飞机驾驶员说道：“北方农场，大名鼎鼎，经常听人谈到。不过，我还从没去过那里。能肯定他们会让我们着陆吗？”

“他们会的。”汤姆·格兰杰是个大块头，和他祖父一样高大结实。他现在默默地坐着，注视着下面越来越近的山峦。是啊，不回来是没法体验自己对这块辽阔土地的思念之情的，他心里想道。

“那边就是洛斯阿拉马斯，”驾驶员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原子能时代的起跑点。”

汤姆向下看去，只见河流绕着山坳蜿蜒流向方山，因被褐色的烟雾遮蔽，所以看不太清楚。

驾驶员说：“此地现在是烟雾弥漫。我们争不过洛杉矶和东部大城市。不过，我们将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而为。这烟雾是四州共界地带的那些火力发电站排出来的。所谓四州共界地带即是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本州的共界区。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享受的只是烟雾，电却全输送到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去了。”

“这我听说了。”

“我曾为另外一个也叫格兰杰的人开过飞机，”驾驶员唠叨着。“他在阿布奎基没赶上班机，就雇我用飞机把他送往达拉斯。他乘飞机就象我乘汽车进城那样不在乎。当时只有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可真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啊。他管她叫甜蜜的休。”驾驶员说到这里，瞟了汤姆一眼，问道：

“你与他是亲属？”

“他是我哥哥。”汤姆暗自思忖，此刻在阿布奎基机场定

有许多人在大谈他这次归省之行，其实这有什么好谈的呢？大概人们会说，格兰杰家老头子不行啦，孙子回来料理丧事，等等——谈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汤姆知道无论格兰杰家族做什么事，人们总是免不了要议论一番的。

“你有没有听说最近这里发现的那具不明身份的尸体？”飞机驾驶员问道。“是两、三个星期前才发现的，埋在雪里已整整一冬了。”

“这我还没听说，”汤姆回答道。“死的是什么人？”

“这个嘛，”驾驶员咧嘴一笑。“还没有搞清楚。因为没法断定他是在哪个县被打死的。县界恰好穿过他们发现死人的那块草地。”

格鲁达斯县和吉卡里拉县的分界几乎把北方农场一分为二。立州以来，这种分界引起了不少麻烦。两县的行政司法长官，无可避免地经常在这里争地盘。难怪汤姆的祖父曾经有一次威胁说要退出新墨西哥州。

下面这一段故事带有几分传奇的色采。“同我这个人很好打交道，”马特·格兰杰曾对州长说，“起码多数情况是这样。但如果迫不得已，我将关闭农场，关得比桶箍还要紧。不管是哪个县的人，有胆敢踏上我农场一步者，格射勿论。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这句话后来很快便在整个圣菲市传开了。汤姆此刻忆及此事，嘴角露出了少有的一丝笑容。他振作起来，指着飞机的右侧说：“瞧！那儿是座光秃秃的山头。直飞那里，山脚下有块草地。我们就在那里着陆。”

小时候，有一次，他哥哥威尔用激将法让他上了当，他

用了几乎两天的时间爬上了这座全是石头的小山。还蜷缩在一块狭窄的岩石上挨过了一个夜晚。

第二天天刚亮，汤姆小心翼翼地舒了舒身，用力跺了跺脚，活动活动经络。虽然已是饥肠辘辘，但他勒紧了裤带，一步一喘地继续向山顶攀登。

老马特·格兰杰只身一人带着两匹马在山顶上等候着他。“我先狠狠地揍你一顿再说，”老头子嚷道。“哪个叫你干这种傻事的？”

汤姆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爬上来。”他没有敢讲明这是威尔的激将法把他激上来的。威尔当时脸上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态。

老人举起两只大拳头，却又放下了。“上马吧，”他吩咐道，“如果你还能跳上去的话。”

汤姆跨上马，一声不吭地跟随着祖父从后山走下来。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至今仍记忆犹新。家，这儿就是家吗？他对自己说，想想昔日的家吧！在东部他已为自己闯出了一条生活的道路。他在那儿找到了工作，还有个姑娘。难道说有了这些还称不上家吗？

姑娘的名字叫格雷斯，东部人，是在城里长大的，过惯了都市生活。她把汤姆看作是来自西部的当代洛琴瓦尔^①，汤姆魁伟、结实，性格极为坦率，啥事都开门见山。“我喜欢被追求，”她曾对汤姆说，“而不愿意受到逼迫。”

“可我没工夫来慢慢追求你呵，我急不可耐。”

① 洛琴瓦尔 (Lochinvar) 司各特叙事诗《马密恩》中的男主角。在他的女朋友与另一个男子结婚的前夕，他带着她私奔了。

“急什么？”

“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急。”

对汤姆这种苦干的献身精神，连他所在的琼斯建筑公司的老板蒂姆、琼斯也不十分赞同。“孩子，”蒂姆总是这么说，“这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我希望你干活时能放慢点，你干得太猛了。”

“你是想把这座桥架好，是吗？”

所说的桥只是架设在新泽西州一条无名小河上的一座小桥。但是架设这座桥却是汤姆自己一生事业的开端。他对桥的每一根钢梁，每一个桁架，每一个铆钉都了如指掌。一次，汤姆把格雷丝带到工地。格雷丝笑着说：“哟，就是这样的桥吗？”

“难道你以为是另一座华盛顿大桥吗？”

格雷丝心里想：我应该多多地了解他，而不应该取笑他的工作。“我是开玩笑，可别当真。”

“没什么。”

“有一点扫兴了，是吧。”格雷丝迟疑了一会儿。“我不明白，”她终于说出来，“你为什么一直呆在东部？”她等待着汤姆的回答。

“基本想法是，”汤姆慢条斯理地说道，“想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一条生活的道路。这——”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架设在小小河道上的令人发笑的小桥的形状。“就是开端。”

现在，由于祖父生命垂危，他只好放下手中的活，离开刚刚架好一半的桥。他思索着：这次多少有点象征性吧，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中途放下手中干着的活，尽管这是暂时的。

“这么大的农场，”飞机驾驶员说，“管理起来一定很不容易吧。”

汤姆微微一笑，说：“是的，确实很不容易。”

※ ※ ※

蒂什把吉普车停在草地上，在车子的收音机天线上系了条绸领巾。“瞧！”驾驶员喊道，“那是用作降落用的老标志。”对着那飘扬着的领巾，飞机在草地上空兜了个圈子，然后，迎风降落。汤姆开了一张支票，递给了飞机驾驶员，随后拿起他的手提包，走下了飞机。

蒂什慢慢地解下领巾。“你好！”

“你好！”汤姆把手提包塞进了吉普车。“谢谢你来接我。”

“这段路太长了。”蒂什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条领巾。“你想自己开车吗？”

“除非你要我开。”

于是，她自己坐到了方向盘的后边。他们坐在车里，好一会儿谁也不吭一声。终于，还是蒂什先开了口：“他去世了，是一觉睡过去的。我想连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是不会再醒来的了。”

汤姆点点头，说道：“这样死很好。”

“你对他的去世一点也不痛心吗？”问话中充满了怒气。“你和他从来就没有融洽相处过。”

“是的，确实如此。”

“可是，你是他唯一要我找回的人。”蒂什转过身，面

对着汤姆。“这是为什么？”

汤姆笑了笑。“大概是因为我比威尔容易找到的缘故吧。威尔和休是行踪不定。”

“他们目前正在格西达特^①，我已给他们发了份电报。还给在圣菲的塞思·波特打了个电话。他正带着法律文件赶来。”

“那好。”

“韦恩·卡特曾想见见马特。”蒂什继续往下说。

“韦恩·卡特？什么人？”

蒂什答道：“是负责正在长谷地区建造原子能发电站的一位物理学家。”

“电站建在农场的土地上？”

“那块地是马特租让给他们的。”又是一阵沉默。车子颠簸着开出草地，驶上一条泥土路。路两旁的松树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浓郁清香。

汤姆开了口：“听说发现了一具尸体，是被枪打死的。”

蒂什点点头。

“知道不知道死者是谁？”

“据辨认，他叫沃尔特·博登，一位地理学家。无疑他是一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遗憾的是，他走进了他不该进入的地方。”

“我记不起了，”汤姆说，“我们农场有见到陌生人踏进农场就立即开枪的规矩吗？”

蒂什没有回答。

^① 瑞士一地名，著名滑雪胜地。

汤姆问：“老人病了多久啦？”

“六个月。也许还要长些。”

“那农场是谁照管的呢？是克莱德·伯利吗？”

“还有其他人。”

他们在农场大楼前面停下。蒂什熄灭了发动机。“我马上叫人把你的提包送到你的寝室去。”她稍微迟疑了一下，继续往下说道：“我还没对你的归来表示正式的欢迎呢。”

※ ※ ※

汤姆站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先是他曾祖父，后来是他祖父用过的办公桌。当他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坐在那张大扶手椅中，两手平放在办公桌上，俨然一副办公室主人的样子。在听到老马特的脚步声时，他急忙跳了下来。

“孩子，想试试大小吗？”马特说。“大概目前对你来说，还稍微大了些。”马特看起来十分开心。

这时，汤姆绕着桌子走了一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拉出椅子坐了下去。可能对我来说还有点大——他退想道。但是，除了试试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张椅子总得有人坐呀。他打量着这间熟悉的房间。

这间办公室比一般房间要大一些，不过这幢农场大楼里所有的房间都是很大的。办公室的地上铺着农场上砍伐来有着笔直的木质纹理的黄松木地板。墙上挂着猎获物：一只巨大的北美灰熊的头，一只好象仍然在咆哮着的美洲狮，一只长胡子羚羊，一条特大的美洲鱈鱼。所有这些猎获物都是在

农场范围内捕获到的。

墙上还挂着些照片。这些照片，汤姆小时候就已仔细地看过。一张是年轻的塔德·罗斯福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某位俄罗斯大公的照片，这位大公是为了捕捉美洲灰熊自一万英里以外而来的。

还有一张是汤姆、威尔和他们父母的合影。父亲身穿一套佩带着陆军空运队中校军衔的军人服装，徽章和绶带突出醒目。汤姆认为，他祖父之所以挑选这张照片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是因为照片留下了那几年比尔·格兰杰实际所从事的有意义事业的气质。在某一处，很可能在文件夹内，还有一张安德内·多里亚号船的新闻照片，船的侧面有一个受伤的大窟窿，这是比尔和莉斯·格兰杰遇难后留下的仅有的记忆了。

办公室里有一个小壁橱，里边放着猎枪、来福枪和手枪。枪都保养得很好。小壁橱的门从不轻易打开。弹药存放在壁橱玻璃门下面的牢固的抽屉里。游标、子弹袋、帆布包的子弹箱也和枪支一道存放在小壁橱里。

在靠近墙壁的那张会议桌上，放着最早留在汤姆记忆中的上着锁的透明酒柜，酒柜里的两只细颈酒瓶无疑盛着优质波旁酒，它们是由东部酒厂用桶直接运送到农场来的。

汤姆看着对面的墙，墙上有一幅绘在好几张纸上的十五英尺长的地形图，图上面的铅灰色线条勾画了农场的轮廓，总共是七百七十五平方公里。所有这七百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通过正当手段购置来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汤姆的遐思，他请客人进来。门打开

了，汤姆招呼道：“您好，克莱德，请进。”

克莱德·伯利，农场的管家，是个走起路来左右摇晃的大汉子，似乎他脚上的靴子太紧。他坐下后伸了伸腿。“马特不幸去世了，”他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等等再说吧。塞思·波特马上就到。”

“你准备来掌家？”

“也许是这样。”

伯利说：“马特曾经要和我签一份合同。我当时说不必了。假如一个人要用一张纸才能保住他的工作，那他就最好卷起铺盖开路。”

汤姆打量着他。“你对这一点有疑问吗？”

“很难说。”

“我目前没有辞退你的想法，”汤姆说。然后停了一下。“如果什么时候我想辞退你，我会事先通知你的。”

伯利点点头。“那最好不过了。”伯利边说，边站了起来。

汤姆抬起手。“一切正式安排要等塞思·波特到这里后才能作出决定。不过我很想了解几件事。在草地上发现的那具尸体是否就在那口老矿井旁边？”那是他能够想起的唯一被县界一分为二的一块草地。

“就在那个地方。胡安·瓦尔德斯在检修农场的栅栏时，发现了那具尸体。他看见雪中有一只背包。佩珀·马丁内斯想把案子定成是那人因为翻越栅栏而被我们农场上的人开枪打死的。马丁内斯是格鲁达斯县的地方检察官。”

“蒂什提到长谷附近正在建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怎么回